

▼汤利波和黄兼伦这对老夫妻，一直和邢广生保持着一种亦师亦姐的亲昵关系。

與亦學生夫妻 老師亦姐的檔



邢广生送的日本手作围巾，黄兼伦一直不舍得用。

黄兼伦翻阅《杏坛芳草》一书，高师班点点滴滴涌上心头。

湯利波
黃兼倫

1951年雪蘭莪州立學校第二屆高師班畢業，原任教育局華小督學

1951年雪蘭莪州立學校第二屆高師班畢業，原任教師



黄兼伦(左)和邢广生在沙巴旅行时，拍了这张难得的合照。



邢广生(后排右三)和学生们一起到黄山旅行，后排左一是汤利波。



圓老師心願 為圖書館出力



这对八十多岁的老夫妻，半世纪多以来，一直和邢广生保持着一种亦师亦姐的亲昵关系。

夫妻俩是同窗，1950年在州立念高师班，邢广生是班上的教育概论和教育心理学导师，“老师很严肃，不苟言笑，但讲起书来非常流畅，娓娓动听。”想起当年的课堂，好像不过是昨天发生的事，而短短两年的高师课程，邢广生也对汤利波这位学生留下深刻印象。为人谦和的汤利波如是解释：“有一堂课是学习批改作文，我批改出来的分数跟老师最接近，也许是这样，老师对我印象深刻。”

黄兼伦回忆高师生涯时也特别难忘邢老师，“老师曾说我写字像‘鬼画符’，另一次，是毕业前的实习课，我自认准备充足，以为可以得到不错的评语，谁料老师第一句话就说，兼伦，你不是在教书，你是在表演。当时我的确有些失望，但邢老师就是邢老师，她不会用激烈的言辞指责你，她是温和的，她指出了你的毛病，但不会令你难过或难堪。”

经老师这么一说，当时只有18岁的黄兼伦方才彻悟，“我真的太多表情和动作了，教学不是这样的。”往后36年，她无时无刻不把老师的教诲放在心里。

汤利波和黄兼伦毕业后不久就成婚，因为都住在吉隆坡，所以一直和老师保持来往。邢广生比汤利波年长5岁，在课堂上是老师，离开课堂，很多时候更像一位姐姐，时时对弟妹嘘寒问暖。

“有一次，老师请我们到茨厂街何荣记吃面，她说，兼伦，你要带孩子，又要教书，应当多吃；利波，你教学忙，也要多吃；所以她给我们两个都叫了面，自己却只吃半个木瓜。她说自己没有太操劳，吃木瓜就行了！”

邢广生和这一对夫妻档学生特别投缘，不时邀请他们到家中吃饭。黄兼伦微笑着回忆：“老师家里有个老工人，是个妈姐，厨艺极好，对老师照顾周到。老师虽然十指不沾阳春水，但也教过我做菜，一次桌上有道芹菜，老师就说，芹菜可以一菜二吃，叶子摘下，用瘦肉滚汤，茎用来炒牛肉，好吃又营养。回家后，我也照着做，这一菜二吃，也成了我们的家常菜！”

有两三年左右，汤利波还当了邢广生的独生女辛婉华的补习老师。说起这段往事，他们不约而同浮上慈爱的笑意，“当年囡囡是念小学吧，囡囡比我们的儿子小一岁，是个聪明可爱的孩子。邢老师是我的老师，而我又成了她女儿的老师，这重重关系实在很有趣！”

1986年，汤利波退休了，隔年，邢广生找他出任马来西亚民众图书馆秘书一职，汤利波欣然应允。

当时邢广生是马来西亚民众图书馆委员会主席，所有的委员，都是她的学生。她不止一次赞扬她的学生：“汤利波在图书馆的行政工作属义务性质，连车马费都没有，服务精神十分难得。其他学生如梁庆涛、罗连好、苏健添、福梅、李有和黎笑娟，他们属半义务，薪水不高，我很欣慰他们不计酬劳，乐意为图书馆出力。”

邢广生的学生都知道，办民众图书馆是老师的另一个心愿，她一直认为，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、学校教育同样重要，图书馆、博物馆、体育馆、歌剧院等都属社会教育的范畴，其中又以图书馆最为重要。那是老师念兹在兹的一个心愿，学生们也受到感召，“只要我有能力，就会为老师效力。”汤利波用沙哑的嗓子说出感性的一段话。

数年前，邢广生因年事已高，辞去了民众图书馆的职务，并搬到檳城定居，师生间才少了来往。

回首大半生，师生情谊长，“但我们好像从来没有送过老师什么，没有真正报答过师恩，明年4月的高师同学会上，希望能为老师庆祝生日，再趁机跟老师说一声谢谢。”黄兼伦眯着眼睛，颌首微笑说道。